

文選卷第三十八

梁昭明太子撰

五臣并李善注

表下

張士然爲吳令謝詢求爲諸孫置守塚人表一首

庾亮

善本有元規字

讓中書令表一首

桓元子薦譙元彥表一首

殷仲文自解表一首

傅季友爲宋公至洛陽謁五陵表一首

爲宋公求加贈劉前軍表一首

任彥昇為齊明帝讓宣城郡公善本有表一首

為范尚書讓吏部封侯第一善本無表一首

為蕭楊州薦士表一首

為褚諮議善本無秦讓代兄襲封表一首

為范始興作求立太宰碑表一首

為吳令謝詢求為諸孫置守家人表一首善曰孫盛

謝詢河東人
終於吳令

張士然翰曰孫盛晉陽春秋云張俊字士然吳國人也元康中

同翰

臣聞成湯革夏而封杞武王入殷而建宋銑曰革改也湯伐桀改

晉書名曰俊為太子廢子

良曰諸絕作謂
諸公子後記者
記

周滅紂封微子於宋宋國名善曰

尚書王曰乃爾先祖成湯革夏紂命

春秋征伐則晉脩虞祀燕祭齊廟

傳曰

纘遂襲虞滅之而修虞祀歸其職貢於王傳子曰樂毅伐齊

夫國為一人興先賢為

遂下齊七十餘城置吏屬燕為郡而脩齊之宗廟也向同善注

後患廢

善曰成湯東夷賢興國

誠仁聖所哀悼而不忍也故三

代

善本

敦繼絕之德春秋中貞柔服之義

齊曰三代夏殷周敦厚也

封杞宋是繼絕也傳云伐叛刑也柔服德也

昔漢高受命追存六國凡

善曰論語曰繼絕世柔服已見劉琨勸進表

諸絕祚一時普

善本作已

善曰漢書曰高祖撥亂猶脩祀六國又詔曰秦皇

其餘秦始皇帝守冢三十家趙及魏公子亡忠

親與項羽對爭存亡逮

羽之死臨哭其喪

翰曰逮及也臨謂俯屍哭也

善曰漢書將以位嘗

侔尊力嘗均勢雖功奪其成而恩與其敗且暴興疾顛禮

之若舊

銑曰侔齊也言項羽嘗與高祖齊尊而勢力均平功奪其成謂破之

礼合文嘉曰湯武
順人心應於天

同善曰班固漢書項羽贊曰舜重瞳子項羽又重瞳子豈
其苗裔邪何其興之暴也國語單襄公曰高位寔疾顛也殘戮之尸乃以公

葬向曰殘戮謂分斷其身也善曰漢書曰初懷王封羽為魯公乃以魯公禮葬羽於穀城若使羽位承前緒世有哲主

朝力屈全身從命則楚廟不墮許規切善本作墮字有後可異濟曰使

諸侯之緒代有智王力屈於漢全身歸命則必楚廟不廢可冀望也伏惟大晉應天順人善本作民字武成正

戈良曰言用文德不用干戈善曰應天順民已見上左氏傳楚子謂潘黨曰夫文止戈為武西戎有即序之人京邑

開吳蜀之館翰曰西戎遠國也序謂有朝聘之次序吳蜀歸序各築館京邑以館之善曰書曰織皮岷嶓析支渠搜西戎即叙洛陽故

官名曰馬市在城東興滅加乎萬國繼絕接于百世雖三五弘道

吳蜀二主館與相連義字未足以喻銑曰言國家興滅繼絕雖三皇五帝之行大道湯武

商周稱仁洋洋之美善本作是以孫氏雖家失吳祚而族蒙

之稱仁眾威之美不足比也善曰晉以宋子弟量才比肩進取懷金侯服佩青千里向曰孫氏謂皓

揚子江言曰使我紆朱懷金其樂不可量也

十弟也祚福也金印也青綬也言孫氏子弟比肩為諸侯佩晉印綬也千里謂諸侯封疆善曰懷金佩青已見上文毛詩曰猗猗于周天命靡常東觀漢記

楊喬曰臣伏念二千石典牧千里也當時受恩多有過望濟曰過望謂恩澤也臣聞春雨潤禾

自葉流根鴉鴉恤功愛子及室良曰自葉流根謂吳子孫蒙晉官爵榮先祖也鴉鴉鳥也言此鳥憂

毀其室故詩云寧取我子無毀我室子喻皓也室喻吳國善曰毛詩曰鴉鴉既取我子無毀我室故天稱罔極之恩聖

有綢繆之惠翰曰詩云昊天罔極又云徹彼桑土綢繆牖戶言此恩惠深也善曰罔極已見上文毛詩曰徹彼桑土綢繆牖戶

追惟吳僞武烈皇帝銑曰孫堅追謚武烈皇帝也善曰吳志孫堅字文臺吳郡人蓋孫武後也權既稱尊號謚堅曰武

帝遭漢室之弱值亂臣之彊首唱義兵先衆犯難破董

卓於陽人濟神靈於甄井善曰吳志曰堅屯梁東為卓軍所攻潰圍而出堅復合戰於陽人大破卓軍漢書音義韋

昭曰神器天子璽符也吳書曰初堅入洛軍城南甄官井上每旦有五色氣舉軍驚怪莫敢取堅命人浚探得漢傳國璽文曰受命于天既壽永昌方圓四寸

上細交五龍龍上一角缺甄音貞銑同善注威震群狡名顯往朝桓王才武弱冠承業

向曰群校謂董卓之徒也往朝謂漢朝也堅子策以才武定亂謚曰長沙相王也承業謂承父堅業善曰吳志曰孫策字伯符堅子也權稱尊號追謚策曰

長沙招百越之士奮鷹鳥揚之勢濟曰招集也百越南越之號也言集彼武士奮舉之勢如鷹鳥飛揚之良

善曰漢書曰故衡山王芮從百越之兵以西走許都將迎幼主雖元勳

未終然至忠已著良曰時漢帝部許策陰謀欲襲許以迎漢帝未發為吳郡太守許貢客所殺也大功雖則不終至極之忠亦為

著明矣善夫家積義勇之基世傳扶危之業進為徇漢之臣

退為開吳之主而蒸嘗絕於三葉園陵殘於新采翰曰義勇謂起義兵也扶

危謂扶漢社稷也徇營也開吳謂為吳主也三葉謂堅臣竊悼之伏見吳

平之初明詔追錄先賢欲封其墓愚謂二君並且應書銑曰破吳

之時武帝有詔追錄先賢也愚謝詢自稱故舉勞則力輸先代論德

則惠存江南正刑則罪非晉寇從坐則異代善本已經向曰

善曰吳志曰魯公上
朱紹和距於官渡

功勞則嘗効力於漢在德則經存養江南百姓言正刑則漢魏之時征伐不為晉寇也若緣孫皓之坐則是遠祖應輕也若列先賢之

數蒙詔書豆之恩裁加表異以寵王靈則人望克厭誰不景曰

裁淺表明克能厭足也言淺加明異於常人寵貴亡者則百姓意望足皆云合宜也君私奴多在墓側今為平

民乞差五人蠲其徭役使四時修護積毀掃除榮主龍承以為

常良曰平民百姓也蠲免也

讓中書令表一首善曰諸晉書並云讓中書監此云令恐誤也

庾元規翰曰何法盛晉紀云庾亮字元規為中書郎肅祖欲使為中書監上疏肅祖納亮言封永昌公監令不同

蓋相類也善曰何法盛類川庾錄曰字元規為中書郎肅祖欲使為中書監上疏肅祖納亮言封永昌公後上司馬錄尚書事

目善本有亮言臣三字凡庸固陋少無檢操昔以中州多故舊邦喪亂

隨侍先臣遠庇有道爰客逃難求食而已銑曰固陋小也檢操猶節操也中州

洛陽舊邦穎川也庾氏所居喪亂謂遭劉聰劉曜破亡也先臣謂亮父琛為會稽太守庇蔭也有道謂元帝也爰於也言我客游逃難以求食而已善曰中州為洛陽庾氏穎川人近洛陽故云中州舊邦何法盛晉書曰亮父琛為會稽太守亮少隨父會稽又曰中宗為鎮東將軍鎮建康論語季康子以就有道孔安國尚書序曰不悟邀時之福遭遇嘉運先帝龍興垂異常之逃難解散

顧向曰時福謂蒙授爵祿也運會也龍興謂先帝中興異常謂眷殊於平人也善曰先帝謂中宗元帝也尚書序曰漢室龍興既有既

字眷同國士又申之婚姻向曰國士謂分義之士申重也婚姻謂聘亮

亮名德故申婚姻又曰中宗聘亮妹為皇太子妃國士婚姻已見懷舊賦遂階親寵寵累忝非服弱冠濯

纓沐浴玄風濟曰階因累重服任也玄風道教言遂因親寵重辱非常之任

濯纓及沐浴頻繁省闈出揔六軍良曰頻數繁多也省闈謂黃門郎散

已見上文數中領軍也善曰何法盛十餘年間位超先達翰曰言爵祿

晉書曰王敦表亮為中領軍被遇無與臣比小人祿薄福過災生止足之分臣所望也

孟子曰滄浪之水清可以濯我纓史記本史公成王作頌沐浴其月澤

劉曰天子崩告喪
曰大王之過

言無功而被顧遇無有與臣為比者然無德而居厚祿則災害而偷榮昧

進日爾百謗讟既集上塵聖朝始欲自聞而先帝登遐日

謗毀讟誹也塵猶穢也天子死曰登遐言我竊冒榮祿日復一日毀誹既

區微誠音末上達陛下踐祚聖政惟新濟曰區區猶勤勤也音終

法令改舊自新也善曰臧榮緒晉書曰明帝諱紹字道幾元帝太子也宰

輔賢明庶寮咸允康哉之美善本作實存至公良曰

寮官咸皆允信也書曰庶事康哉至公無私也善曰康哉之歌而國恩不

已復以臣領中書則示天下以私矣何者臣於陛

下后之兄也良曰如國恩於臣不已今臣領中書則非至公之理是示天

庾氏字文君琛第二女生成帝孫姻婭之嫌實與骨肉中表不同雖

盛晉陽秋曰庾亮明穆皇后兄也

私記孔子曰天無私覆
地無私載日月無私
照奉斯三者以勞
天下之謂三無私

善曰而私賦曰私規七
貴六漢庭七族謂
呂霍上官趙丁
傅王也東京六
姓帝後霍後
和帝後鄧後安
思嗣后相思霍
后而烈梁后室
果何后

太上至公聖德無私

翰曰姻婭妻族之親骨肉謂兄弟中表內外姨舅兄弟也此意言母姨之親猶可而妻族最涉嫌疑

也故云不同太上謂天子德也言天子之德無私善曰老子曰太上下知有之河上公曰太上謂太古無名之君也無私已見上文然世之

喪道有自來矣悠悠六合皆私其姻者也人皆有私則謂

天下無公矣是以前後二漢咸以抑后黨安進婚族危向

使西京七族東京六姓皆非姻黨各以平進縱不悉全決

不盡敗今之盡敗更由姻昵

銑曰言大道既喪天下之人皆私厚妻族以為更無至公之人咸皆也抑謂抑

止后之宗黨不令過寵也如此則宗黨安若后族進用者則宗族危亡七族謂

前漢呂竇衛上官霍許王后也六姓謂後漢鄧馬竇閭梁何后也言此諸

黨以才平進者則決少敗而今盡敗者則臣歷觀庶姓在世無黨於朝

姻親所厚近謂惠懷等后家善同銑注無援於時植根之本輕也薄也苟無大瑕猶或允容

向曰庶姓

謂與國無親者朝無黨援豈非輕薄也然且小過或見寬容瑕猶過也

至於外戚憑託天地執勢連四時根

援扶踈重矣大矣而財居權寵四海側目

濟曰憑依也天地喻天子皇后也四時根援喻

諸王也財淺也淺居權寵之地則四方側目而懼之善曰漢書曰列侯宗室見邸都側目而視也

事有不允罪不容誅

身既招殃國為之弊

良曰允信也不容誅謂罪大死刑之中亦不足容受也弊傾仆也

其故何耶

直由婚媾之私羣情之所不能免故率其所嫌而嫌之於國

翰曰其故何耶自發問故如是言由婚姻涉衆情之嫌故致毀敗於國

是以疏附則信姻進則疑疑積於

百姓之心則禍成重閹之內矣此皆往代成鑒可為

善本作寒謂字

心者也

銑曰疏附謂異姓用賢也姻進謂外戚用事也重閹宮門也言外戚用則賢臣不進而禍亂之成由於內矣征伐謂呂霍等也以此為戒足

為寒心戰懼也

夫萬物之所不通聖賢因而而不奪冒親以求王才之

用未若防嫌以明公道

向曰言物有不通達者聖人因而任之陛下冒親戚嫌疑求一小才之用不如防備疑慮以明

公正之道

善曰韓詩外

今以臣之才兼如此之嫌而使內處

善本作周

傳曰公道達而私門塞也

字心旂外揔兵權

濟曰以臣才言薄才也如此嫌謂是后兄也旂音也

善曰尚書穆王曰今命汝作朕股肱心

皆賈逵國語注曰旂音也旂音呂以此求治未之聞也以此招禍

可立待也

良曰言用我以求理未聞其可致我以此招禍敗佇立

雖陛下二

相明其愚款

翰曰二相左右丞相款誠也善曰二相主敦王導也王隱

不受又曰王導字茂弘中宗時為侍中

肅祖即位敦平進太保不拜後為丞相也朝士百寮頗識其情天下之

人何可門到戶說使皆坦然耶

銑曰察官也頗少也坦然明白泉衆

經曰君子之教以孝非家至而日見之鄭玄曰非門到戶至而見之

楚辭曰衆不可戶說兮孰云察予之中情尚書序曰坦然明白夫富貴

寵榮臣所不能忘也刑罰貧賤臣所不能甘也今恭命則

愈違命則苦臣雖不達何事皆時違上自貽患責耶

向日愈

貽遺也言非惡榮寵甘貧賤知恭君命受職則勝

實

善本有

實字仰覽聖鑒

量已知敝

善本作弊字

身不足惜為國取悔

濟曰殷厚悔禍也言厚觀前代之戚度已必敝誠不

惜身恐為國禍 善曰毛詩曰殷鑑不遠在夏后之世

是以慙慙口屢陳丹款而微誠淺薄

未垂察諒憂懼

善本作惶字

屏營不知所厝

翰曰慙慙誠也察諒見信也懼惶懼也屏營徘徊也

厝置也 善曰曹木家蟬賦曰復丹款之未足留帶恨乎天際也屏營已見上文

以臣今地不可以進明矣且違命

已父臣之罪又積矣歸骸私門以待刑書

銑曰今地謂嫌疑之地違命謂不受中書

今積多也歸骸謂乞骸骨歸家以待罪 善曰漢書曰彭宣上書乞骸骨歸鄉里私門已見上文尚書曰哀矜折獄明啓刑書

願陛下垂天

地之鑒察日之恩誠

善本無誠字

則雖死之日猶生之年矣

向曰天地

鑒察日月之明愚誠款也

薦譙元彦表一首

善曰孫盛晉陽秋曰譙秀字元彦巴西人譙周孫性靜不交於俗李雄盜蜀婁

劉秀秀不應躬耕山數柵 溫平蜀反役上表薦秀也

國語中各曰音楚
畫主獨行并字
韓詩外傳曰公道
達而私門寒

相元子

善曰何法盛晉書曰相溫字元子譙國人為琅邪王文學後進位大司馬薨濟同善注

臣聞大朴既虧則高尚之標顯道喪時昏則忠貞之義彰

良曰大朴大道也高尚隱逸也標表也喪亡昏暗彰明也言澆薄之代則隱逸見昏亂之時則忠貞明善曰易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適喪已見江淹雜體詩

忠貞已故有洗耳投淵以振玄邈之風

翰曰洗耳河上謂許由也湯以天下讓務光務光不

受遂自投清冷泉而死邈遠也言此可以振玄遠之風也善曰洗耳已見上文莊子曰舜以天下讓其友北人無擇曰異哉后之為人也欲以其

辱行慢我吾羞見之因自投清冷之淵

亦有秉心矯跡以敦在三之節

銑曰秉執矯擇敦厚也在

三謂父生之師教之君食之言士有執心擇迹厚君父之節善曰國語曰晉武公伐翼殺哀侯止欒子曰苟無死矣吾令子為上卿辭曰或聞之人生於三

事之如一父生之師教之君食之言昭曰三君父師也

是以

善本作故字上代之君莫不崇重斯

軌所以為俗訓民靜一流競

向曰謂堯讓許由禹禮伯成軌迹也皆崇重高尚之迹言重此以厚人俗訓人

不為奔競也善曰魏書文帝令曰樹德垂聲崇化篤俗

伏惟大晉應符御世運無常通時

刺龍目記曰君平以上卷世祖曰物壯之應昭然者門矣劉涓子注云都縣曰涇谷東南方五千里為神川

鄭玄曰豈兒之人能恭致則是賢者衆多也

有屯蹇神州丘墟三方圯裂濟曰符瑞也言世運無常通之理時有險難之道圯毀裂分也神州洛陽

也丘墟荒殘也諸處皆賊虜所據晉唯有江南之地故三方分毀善曰應符已見上文論語比考識曰聖王御世河龍負卷舒圖神州已見上文兔

宜絕響於中林白駒無聞於空谷良曰兔宜網也詩云肅肅兔宜獸而食之詩云皎皎白駒在彼空谷此刺宣王不能留賢也絕響無聞謂宰任之無遺也善曰劉歆移白有識之所

悼心大雅之所歎息者也良曰悼傷雅正也言古之弃賢謂大雅君子所傷歎也善曰劉歆移白有識之所歎

陛下聖德嗣興方恢天緒善曰何法盛晉書曰孝宗穆帝諱聃

臣昔奉役有事西土鯨鯢既懸思宣大化銑

奉役謂將軍征蜀也鯨鯢大魚能吞食小魚喻李勢也既懸謂梟首而平蜀也

言思布大化善曰何法盛晉書曰李勢盜蜀溫伐勢勢出軍戰于柞橋軍敗

面縛請命鯨鯢喻李勢也鯨訪諸故老搜揚潛逸庶武羅於羿

浞之墟想王蠋蜀於亡齊之境銑曰平蜀之後搜舉逸人言庶幾思

想此入於亡國之墟善曰左氏傳

魏絳曰昔后羿因夏人以代夏政弃武羅伯因熊髡危園而用寒浞寒浞伯明氏之讒子弟也虞羿于田以取其國家杜預曰四子皆羿之良臣也史記曰燕之初入齊聞畫邑人王蠋賢令軍中曰環畫邑三十里毋入以王蠋之故已而使人謂蠋曰齊人多高子之義吾以為將封子萬家蠋固謝燕人曰子不聽吾引三軍而屠畫邑王蠋曰忠臣不事二君身如不更二夫齊王不聽吾諫故退而耕於野國既破亡吾不能存今又劫之以兵為君將是助桀為暴也與其生無義固不如死遂經其頸於樹枝自奮絕脰而死蠋音蜀

竊聞巴西譙秀植操貞固抱德肥

遜揚清渭波 濟曰植立操志也肥遜隱逸也揚舉也渭水濁波喻李勢也言立身固抱隱逸之德在李勢之朝能舉清操之行 善曰

易曰貞固足以幹事文子曰養生以經世抱德以終年可謂體道矣楚辭曰泥其泥而揚其波渭水已見上文

于時皇極邁道

消之會群黎蹈顛沛之艱 良曰皇君也極宸極也邁邁也道消謂君

道消顛沛 中華有顧瞻之哀幽谷無遷喬之望 翰曰中華中國也謂賊所

破賢者顧瞻而哀也詩云出自幽谷遷於喬不幽谷深谷喬高高也此謂賢者相呼召登仕之意望謂無此望也 善曰毛詩曰顧瞻周道中心怛兮遷喬已見

劉琨答 凶命屢招斡威仍逼 銑曰凶命謂李雄李壽也言此等或以禮招或以威迫而譙秀終不應命 善

潘安仁西征賦曰
北有清渭濁波毛
其詩傳曰涇渭
相入而清濁異
周易不卦曰君子
道消也陸士衡表
曰遘顛沛

漢書李陵傳
武帝曰人如朝露

曰孫盛晉陽秋曰李雄安車徵秀身寄虎吻危同朝露向曰吻也虎

雄叔父驤驤子壽辟命皆不應也口朝露喻危善曰莊子孔子曰丘而能抗節王丘哲言不降辱濟曰抗舉

幾不免虎口哉朝露已見上文也王立言身也哲言不降辱謂不仕亂朝善曰琴操莊周歌曰避杜門絕跡

世俟道志絜如玉論語子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齊與不面偽庭進免龍其勝立身之禍退無薛方詭對之幾良曰偽庭

李雄朝也言秀進不至死退不矯辭善曰漢書曰王莽既篡遣使者奉璽書太子師及祭酒印綬安車駟馬迎龔勝勝自知不見聽即謂門人高暉曰吾

受漢室厚恩無以報今老矣自暮入地豈宜以一身事二姓下見故主哉語畢遂不復開口飲食積十四日死時年七十九矣又曰薛方字子容王莽以安車

迎方方因使者辭謝曰堯舜在上下有巢許今明主方隆唐虞之德亦猶小臣欲守箕山之節也使君以聞莽說其言不強致之也雖表善

本作園綺之接商洛管寧之默遼海翰曰表公綺里季避秦之亂

孫度之亂隱於遼東默隱也善曰園綺已見上文管寧遼東已見謝眺方之

郡內登望詩博物志廉翻夢人謂已曰余孤竹君之子遼海漂吾棺槨也於秀殆無以過于今西士以為美談蜀也言皆美秀之節夫旌

德禮賢化導

善本作道字

之所先崇表殊節聖哲

善本作詰字

之上務

方今六合未康豺豕當路遺黎偷薄義聲不聞

銑曰言禮賢德表異

行是先聖上務康安也豺豕喻亂賊也偷薄澆競也言今賊盜澆競道義之聲無聞善曰漢書曰偷薄之政自是滋矣魏志崔琰書諫文帝曰勸遊茲侈義

聲不益且振起道義之徒以敦流遜之敝良曰言時澆薄流遜不

以勸免若秀蒙蒲帛之徵濟曰古之徵賢者皆以束帛之禮蒲裏車

使者束帛加璧安車以蒲輪駕駟迎申公也足以鎮靜頽風軌訓囿俗

濟曰頽壞軌法囿必能鎮其壞風法教薄俗善曰魏文幽遐仰流九服知化也

善本字良曰幽遐遠夷也九服謂九服諸侯也言皆仰風流而和淳化善曰周書曰乃辨九服之國

解尚書表一首

言敘解尚書之職

殷仲文

翰曰檀道鸞晉陽春秋云桓玄僭位仲文以佐命親貴帝初反正抗表自解善注同

臣聞洪波振壑川無恬鱗驚颺拂野林無靜柯銑曰振動恬安拂擊

也言大波動於壑驚颺擊於林則魚無安而條無靜也善曰魏略王脩奏記曰消流之水無洪波之勢也後曰橫暴之極魚鼈失勢顛倒應側也家語吾丘

曰樹欲靜何者勢弱則受制於巨力質微則莫以自保於理而風搖之

雖可得而言於臣寔所敢喻向曰勢弱謂林魚也巨力謂風波也言已微弱受制於相玄不能自保也於理

則然於臣是不敢以此喻以與玄親也昔相玄之代善本誠復驅逼善本者衆至於

愚臣罪實深矣進不能見危授命以善本作身徇善本作國

濟曰逼迫也徇營也言相玄之時衆人皆被驅迫於已有親罪則實深在進不能見君之危以死命而營國也善曰論語子張問士子曰見危致命見利思

義司馬遷答任少卿書曰李陵常患奮不顧身以殉國家之急退不能辭栗首陽拂衣高謝良

伯夷叔齊不食周粟死於首陽山言已遂乃晏安昏寵叨昧偽封翰

不能効之拂衣以謝世事善同良注晏安謂晏然自安昏亂之朝寵貴也叨貪也偽封仲文為東興公也善曰宴安已見上文錫文纂事曾無獨固

銑曰栢玄進到姑孰羣臣勸九錫及禪位冊文皆仲文作言曾無獨固者謂拒之也 善曰曾無固守之節亦從於衆也晉中興書曰詔加栢玄為楚王備九

錫之禮玄到姑孰朝 名義我以之俱淪情節自茲棄撓教宜其臣勸進玄遂篡位也

極法以判忠邪鎮軍臣裕翰曰淪沒撓屈判分也言宜加重法以分忠正邪僻也裕劉裕也 善曰鎮軍

宋高祖也 匡復社稷大弘善貸濟曰匡正也貸謂假借人性命也裕誅栢玄反正晉之社稷廣為善以假借人命

善曰馮衍與田邑書曰左平山善本作 東右匡社稷善貸已見上文 抒善本作 裁於微命申于驅於太信

良曰抒洩也三驅之禮去三面網而留一面者言寬仁也謂用三驅之人洩漏我微命寬縱令人大信順之 善曰楚辭曰蜂蛾微命力何固三驅已見上文

既惠之以首領復引之以執系知維 翰曰惠首領謂不殺也詩云立維維之繫之謂不解尚書 善

曰左氏傳宋公曰若以大夫之靈 于時皇輿否隔天人未泰用忘

進退唯力是視銑曰言此時天子為臣下閉塞天道人事未得大通故忘進退之理為尚書以力効軍旅也 善曰惟力是視

已見東 京賦 是以僊俛從事自同令善本作 人向曰僊俛俯仰也今善也言我屬軍旅未定故俯

薛綜注東京賦成 禮三駢曰周易曰 王用三驅失前禽 也

老子曰夫惟道 貸且成

善曰何有行無他仇求之

仰從尚書之任自同令善之人也 善曰僂俛已見上文启氏春秋 曰任天下而不強此之謂全人高誘曰全人全德之人無虧闕也

今宸極

反正唯新告始憲章早既明品物思舊

濟曰宸極帝位言天子反正更新禮法條章比曰舊太平

之時善曰反正已見謝靈運述祖德詩惟新已見庾元規讓中書令表禮曰仲尼憲章文武品物已見歎逝賦

臣亦胡顏之厚

可以顯居榮次

良曰胡何也言何能以此厚愧之顏居尚書之次序 善曰尚書曰予心頗厚有忸怩

乞解所

職待罪私門

翰曰所職尚書私門私家之門 善曰私門已見上文

違謝闕庭乃心愧慙

謹拜表以聞

善本有臣 韓持外傳曰公適遠而私門塞之 其云云字

為宋公至洛陽謁五陵表一首

傅季友

銑曰晉書云義熙十二年洛陽平裕命修晉五陵置守備也 善注同

臣裕言近振旅河湄揚於西邁

向曰振整揚舉邁行也湄水涯於旗類 善曰左氏傳季文子曰

中國不振旅蠻夷入伐詩曰居河之湄

將屆舊京威懷司雍

濟曰屆至也洛陽晉所都故云舊京威懷謂以德懷人司雍

二州也 善曰威懷已見潘岳關中詩太康地記曰司州司隸校尉治漢武帝初置其界本西得梁州之地今以三輔為雍州 河流遄疾道

阻且長 良曰遄速阻險也 善曰加以伊洛榛蕪津塗久廢伐

木通徑淹引時月 良曰伊洛二水名榛蕪荒穢也徑道也淹遲也 善曰樹木開道直出黎丘 始以今月十二日次故洛水浮橋山川無

改城闕為墟宮廟隳頓鍾虛 善本作空列觀宇之餘鞠

為禾黍 翰曰晉舊都故稱隳頓廢壞也虛鍾格言都邑荒蕪唯有鍾格虛

賦毛詩序過故宗 厘里蕭條雞犬罕音感舊永懷痛心在目

銑曰厘市也里居里蕭條空迺貌感舊感昔全盛時而目所見者皆痛心焉

善曰蕭條已見上文東觀漢記曰北夷寇作無雞鳴狗吠之聲劉琨答盧諶詩

曰哀我皇晉 以其月十五日奉謁五陵 尚曰謁拜也 善曰郭緣生

痛心在目 山西南晉文帝崇陽陵陵西武帝峻陽陵陵之東 墳塋幽淪百年荒

潘安仁西征賦曰 街里蕭條

翳天衢開泰情禮獲申故老掩涕三軍悽感瞻拜之

日憤慨交集濟曰幽暗淪沒也自懷帝至安帝近百年墳陵荒廢也情謂臣子拜謁也禮謂祭物儀也憤慨悲感也行河

南太守毛脩之等善曰沈約宋書曰毛脩之字敬文榮陽人也高祖將伐羌為河南河內二郡太守戍洛陽也既開

前荆棘繕脩毀垣職司既備蕃衛如舊良曰繕脩也謂脩理舊儀善曰左氏傳戎子駒支曰驅其狐狸前其荆棘西京賦曰步毀垣而延圻伏惟聖懷遠慕無慰翰

表以聞遠慕謂思念父祖兼復慰安陵廟不勝下情謹遣傳詔殿中中郎臣某奉

為宋公求加贈劉前軍表一首銑曰劉穆之為將軍卒追贈儀同三司裕

表於天子重贈侍中善曰沈約宋書曰劉穆之字道沖東莞人為司徒善同銑注

傅季友於是重贈侍中司徒封南昌縣侯

傅季友

臣聞崇賢旌善王化

善本作教字

所先念功簡勞義我深追遠

向曰崇重旌表簡別也言重賢表善王化所尚也念功績別勤勞義在追思遠事也善曰王隱晉書衛瓘上言曰崇賢舉善而教用彰謝承後漢書曰滕

延拜京兆尹旌善為務尚書禹曰惟帝念功論語曾子曰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

故司勳秉策在勤必記

德之休明沒而彌著

濟曰司勳官名主錄公勤也有休美之德者身及之後終益著明善曰周禮曰凡有功者銘

書於王之太常故尚書左僕射前軍

善本有將軍字

臣劉

善本無劉字

穆之

爰自布衣協佐義始內竭謀猷外勤庶政

良曰協合也義始謂初起義兵

得穆之合佐竭盡猷道也言內盡謀策之道外勤軍旅之事

善曰裴子野宋略曰高祖潛謀匡復晉穆之主簿委以腹心尚書王曰爾有嘉謀嘉猷則入告

爾后于內又曰庶政惟和萬邦咸寧密勿軍國心力俱盡

良曰密勿僈俛也言於軍旅之中心盡謀慮力盡行陣善曰

韓詩曰密勿同心不宜有怒密勿僈俛也

及登庸朝右尹司京畿數贊百揆翼新

大猷

銑曰登升庸用也朝右謂僕射尹長也敷布讚奏揆度翼輔猷道也謂為丹陽長布奏以度百事輔新君之大道善曰沈約宋書曰

九代傳王孫滿曰德之休明

尚書曰若時登
庸又曰恤于百揆

穆之為尚書左僕射又曰加丹陽尹尚書曰若時登頃我車遠役居中
庸古穆已見上文毛詩曰匪大猷是經惟邇言是聽

作捍撫寧之勳實洽朝野識量局致棟幹之器也
宋公出

征穆之居中以為捍禦有持安之功以合朝野局曲致至也識度曲至有棟梁
貞幹之器善曰沈約宋書曰高祖北伐轉穆之左僕射甲仗五十人入居東

城毛詩曰左旋右抽中軍作好鄭玄曰居軍中為容好蜀
志曰文帝察黃權有局量易曰棟隆之士不撓于下也方宣讚成眾化緝

隆聖世志績未究遠邇悼心皇恩錄述班同三事
濟曰緝

究盡悼傷也言未盡其志而死遠近傷心焉褒厚也班同三事謂贈儀同三司
善曰蜀志曰偉度姓胡為諸葛亮主簿故見哀述尚書曰三事大夫斯爾有官

榮哀既備寵靈已泰
良曰生榮死哀人理既備寵其神靈亦以奢泰

靈已見江
淹雜體詩臣伏思尋自義熙草創艱患未弭
善曰論語子貢曰夫子其生也榮其死也哀寵

始也弭止也艱患謂桓玄作亂
善曰王隱晉書曰外虞既殷內難亦

存時屯世故靡有寧歲
銑曰虞度殷眾若重也外度謂慕容超數

為邊患言屯難多故無有安寧之年善

曰沈約宋書曰義熙五年慕容超數為邊患公抗表北伐公之北伐也徐道覆乃有弱闇之志勸盧循承虛而下循從之公羊傳曰君子避內難不避外難也周易曰屯剛柔始交而難生又曰屯難也潘正叔迎大駕詩曰出故尚未夷國語姜氏告於公子曰子之行晉無寧歲也臣以寡易少貧

荷國重實賴穆之匡翼之勳豈唯謹言嘉謀溢于民

聽向曰幼弱賴蒙匡正翼佐也謹善言也若乃忠規密謨潛慮帷

幕造膝詭辭莫見其際濟曰密謨潛慮謂有帷幄之筭造膝謂近天子納諫言也詭辭謂人問則詭對之莫

見其際謂隱而不見善曰穀梁傳曰士造辟而言詭辭而出范甯曰辟君也

辭而出不以實告人也風俗通曰禮諫有五諷為上故入則造膝出則詭辭禮

曰善則稱君過則稱己王隱晉書曰樂廣任誠保直莫見其際事隔於皇朝功隱於視聽者不

可勝紀善本作記字所以陳力一紀遂克有成良曰言隔別皇朝其功不為天子聞見者多也

一紀十二年言陳力十二年遂有成也善曰國語狐偃曰出征入輔幸

不辱命微夫人之左右未有寧上濟其事者善本有矣字

入相皆不辱君命也微無也言無此人不能安濟軍國之事善曰左氏傳重耳曰微夫人力之不及此爾雅曰左右助也寧濟已見曹植責躬詩履

謙居實守之彌固

銑曰履踐也言踐謙居實欲守之彌益堅固善曰易曰九三勞謙君子有終吉王弼曰履復得其位

也每議及封爵輒深自抑絕所以勲高當年而茅土弗

及

向曰抑絕謂拒封爵也古者天子建諸侯以白茅封五色土賜以為杜不及言不封善曰三輔決錄曰茂陵馬氏代襲茅土撫事永念

胡寧可昧謂宜加贈正司追甄土宇

濟曰胡何也言撫此事何可昧而不言也謂者宋公意也

正司謂正為三公也甄表也謂表其所居土宇

俾忠貞之列不泯於身後大賚所及

永秩於善人

良曰俾使烈業泯滅賚賜也秩祿也言使身沒而不朽長賜祿秩於善人善曰論語曰周有大賚善人是富

臣

契闊屯夷旋觀終始金蘭之分義深情感是以獻其乃

懷布之朝聽所啓上合請付外詳議

翰曰契闊勤苦也屯難夷傷也觀終始謂觀穆之終

始也金蘭謂與宋公為交道其堅如金其臭如蘭言分義既深獻其懷抱布之天聽如合上意即請付議善曰金蘭已見上文

易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

為齊明皇

善本無皇字

帝作相

善本無作相字

讓宣城郡公

第一表一首

善曰蕭子顯齊書曰明皇帝始安貞王道生子初太祖封西昌侯廢鬱林王

海陵王封宣城郡公也

任彦升

銑曰齊明皇帝名纘為初立弟昭文文以帝錄尚書事封宣城郡公固讓不受後廢帝自立

臣公

善本作鸞字

言被臺

善本有司字

召以臣

為侍中中書監驃騎

太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揚州長史

善本作刺史

錄尚書事封宣

城郡開國公食邑三千戶加兵五千八百人臣本庸才智力淺

短善曰母丘儉表曰禹尚之朝不畜庸才東觀漢記李通上疏曰臣經術短淺智能空薄

太祖高皇帝篤猶子

之愛降家人之慈

向曰篤厚也猶子謂高祖兄子也家人當家之人慈愛也

善曰蕭子顯齊書曰太祖高皇帝諱道成道

生即太祖之弟也禮記曰兄弟之子猶子也蓋引而進之漢書曰齊悼惠王肥孝惠二年入朝帝與齊王燕飲太后前置齊王上坐如家人禮

世祖

武皇

善本無皇字

帝情等布衣寄深同氣

濟曰世祖高祖長子布衣猶平人也同氣兄弟親之也

善曰蕭子顯齊書曰世祖武皇帝諱蹟字宣遠太祖長子晉中興書庾亮上疏曰先帝謬顧情同布衣曹植求自試表曰與國分形同氣憂患共之武

皇太漸實奉

話

戶言良曰大漸言病進將死也話善言也謂屬後事以輔政也善曰尚書王曰嗚呼疾大漸惟幾

毛詩曰其維哲人吉之話言

雖自見之明庸近所蔽愚夫一至偏

善本作識

量已

翰曰言自見者為明庸人近暗此事愚夫自謂也二至猶偏識也言我偏識之材過量已之分蔽暗也善曰韓子曰楚莊王欲伐越莊子曰

伐越何也王曰以政亂兵弱莊子曰臣患知之如目見百步之外不能自見其煩故曰自見之謂明劉劭人物志曰一至謂之偏材偏材小雅之質也爾雅曰

偶遇也郭璞曰偶爾值也庾元規表曰仰覽躬鑑量已知弊

實不忍自固於綴衣之辰拒違於

王几之側

銑曰綴衣王將崩之時命執衣於庭而王憑王几言不忍固違拒此時受託之言善曰尚書顧命曰出綴衣於庭越翼日王崩王

几見遂荷顧託導揚末命

向曰荷負也導引揚明也末命臨終之命雖嗣

君弃常獲罪宣德

善曰嗣君謂君鬱林王也為宣太后所廢左傳申繻曰人弃常而妖興漢書曰太后召昌邑王賀賀曰我安得罪而

召我王室不造職臣之由

良曰造成也驚輔佐天子不成功是我之罪也善昌不造已見嵇康幽憤詩職汝之由已見王仲宣贈文叔良詩

何者親則東牟任惟博陸徒懷子孟社稷之對何救昌邑爭臣

之譏翰曰漢東牟侯與居惠王子也誅諸呂有功封博陸侯霍光字子孟武帝使輔昭帝帝崩後輔昌邑王賀賀無道以太后命廢賀賀曰天子有爭臣

不失天下光曰臣寧負王不負社稷也自發問言何因由我正以我親任之篤雖與彼同今王懷此無救王譏之言善同翰注四海之議於何逃

責且陵土未乾訓誓在耳

銑曰言四海聞廢王皆歸咎責於我陵土未乾言帝崩在近約束之言未離於耳善曰曹植求自

試表曰墳土未乾而身名並滅左

家國之事一至於斯

向曰言家者語其親言國者謂天下一至於斯

謂廢鬱林王也善曰謂鬱林王也善曰謂鬱林王也善曰謂鬱林王也善曰謂鬱林王也

非臣之尤誰任其

咎曰發言盈庭誰敢執其咎

將何以肅拜高寢虔奉武園悼心失圖泣

血待旦

濟曰肅虔皆敬也高寢高祖寢廟也武園武帝園陵也悼傷也言心之傷痛失所圖謀也無謬生而泣下白血也善曰寢廟及園陵已見上文左傳

楚遠啓疆曰孤與二三臣悼心失圖

寧容復復微榮於家恥晏安於國

尚書曰先王昧爽不顯坐以待旦

左太冲吳郡賦曰
起寢廟於武昌
張士表曰園陵
殘於新米

九氏傳曰事安
耽毒不可懷也

列御林注其都
賦曰荒谷東南

方五千里曰神

州毛詩箋曰儀

則刑法也

危良曰微遮也家恥謂嗣君奔常也晏亦安也國危謂蠻林廢後也善票
曰晉中興書曰卞壺表曰豈敢干祿位以微時榮乎宴安已見上文馬

騎上將之元勳神州儀刑之列岳銑曰驃騎上將軍漢置位在三司
上神州謂揚州也儀刑謂天下儀

飾刑表也列岳謂比於諸侯善曰漢書曰霍去病征匈奴有絕漠之勳始置

驃騎將軍位在三公上班固衛青述曰長平桓桓上將之元神州儀刑已見上文

尚書古稱司會中書實管王言向曰今之尚書古稱司會為主
天下之大計也中書官名掌出

納王言此等官當用賢言已不稱也善曰周禮曰司會中大夫二人鄭玄曰

司會主天下之事若今之尚書耳沈約宋書曰置秘書令典尚書奏事文帝

黃初初改曰虛飾寵章委成禦侮臣知不愜物誰謂宜濟曰

為中書令且虛飾寵章委成禦侮臣知不愜物誰謂宜寵章

謂封侯也禦侮謂為驃騎恆可也言自知不可誰以為得善

曰王隱晉書曰武帝詔山濤曰勿復為虛飾也詩曰予曰有禦侮但令輕鴻

毛貴重山岳存沒同歸毀譽一貫良曰言命有可輕如鴻毛可
重如山岳言我不能輔主其

命如鴻毛矣貴事也言今輕如鴻毛可重如山岳言我不能輔王其命如鴻毛

矣貴事也言今輕已故存沒毀譽皆歸一事爾善曰戰國策唐雎謂楚王曰

國權輕於鴻毛而積禍重於山岳陽泉養性賦曰況性命之幾微如鴻毛之漂

輕母丘儉之遼東詩曰憂毛貴重山岳誰能為我擔莊子曰哀公曰何謂材命

左傳曰侯封
年記曰小用恐後
越于下也

仲尼曰存亡毀譽是事之變吳志周勳與曹休書曰志行雖微存沒一節周易
曰殊途而同歸書曰為善不同同歸于治莊子老聃曰彼以死生為一條以可
不可為一貫也辭官不減身累增職已黷朝經便當自同體

國不為飾讓

翰曰黷汚經法也同體為己與國親是同一體不為假飾而求讓名也善曰七略曰位累我躬賈逵國語注曰黷

慢朝經也家語孔子曰治天下國家有九經其所以行者一也穀梁傳曰大夫
國體也何休曰君之卿佐是謂股肱故曰國體孫皓詔紀陟曰故特任使莫

復飾至於功均匡賞同千室光宅近甸奄有全邦隕

善本

作越為期不敢聞命

銑曰均同匡正隕沒越墜也管仲相桓公二匡天下千室謂諸侯之封也近甸謂宣城去都近

言今使同管仲而為侯光其所居今大有全國雖則沒墜而死終不敢受也
善曰論語孔子曰管仲相桓公一匡天下左傳曰晉侯滅赤狄潞氏晉侯賞相

于狄臣千室光宅已見吳都賦謝承後漢書曰周防及守近甸嘉瑞表應亦
毛詩曰奄有龜蒙漢書淮南王上書曰淮南全國之時殞越已見上文

願曲留降鑒即垂順許鉅平之懇誠

善本作

固永昌之

丹慊

苦獲申向曰許謂許所請也晉羊祜封鉅平子武帝受禪加開府儀同三司祜讓不受庾亮破沈充功封永昌縣開國公固讓不

受懇信也嫌不足也 善曰鉅

乃知君臣之道綽有餘裕

濟曰綽實然

平羊祐永昌庾亮並見上表

優也 善曰

孟子曰欲為君則盡君道欲為臣則盡臣道文曰吾聞之也有官守者不得

職則去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我無官守我無言責則吾進退豈不綽然有

餘裕苟曰易昭取守難奪故可庶心弘議酌已親物者矣

不勝荷懼屏營之誠

良曰苟且也且以我情淺近易昭察然我匹夫

謹附某官某甲奉表以聞

善本有日諱誠

為范尚書讓吏部封侯第一表

翰曰雲與梁武同

臣雲言被尚書召以臣為散騎常侍吏部尚書封侯

善本作城縣開國侯食邑千戶奉命震懼心顏無措且雲

親密及梁武之即位用為吏部尚書兼封侯以為太重故不敢受 善同翰注

論語子曰狂者進取
狷者有所不為也

韻會入聲職德德
字注乙力切秦時改刻
始堅界為後或作
音籍者作六

中謝五日本
無臣雲二字
呂素門凡流輪翮無取
鏡曰素本也輪有輪運之功翮有轉翼之用言我無此能善

曰張載贈秦子琰詩曰輶
車運在輪飛骨須六翮
進謝中庸退慙狂狷
古縣反向曰中庸謂中常之人狂猶猶伴

狂也慙謝皆謂不及也
善曰禮記仲尼
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
狂狷已見上文
固其鑽厲求學而一經不治

篆刻為文而三冬靡就
濟曰鑽先王之道勉厲於學不能精治一經也篆謂篆書刻謂雕刻文章也東方朔學書

三冬文史足用靡無就成也
善曰漢書曰韋賢少子玄成復以明經歷位至丞相故鄒魯諺曰遺子黃金滿籬不如一經法言曰童子雕蟲篆刻漢書東方

朔上書曰日朝學
負書燕魏空殫菽粟躡蹻
齊楚徒知貧

賤
良曰燕秦負書游說於燕魏二國也殫盡也菽豆也躡蹻躡蹻履也善曰戰國策曰蘇秦說秦王書十上而說不納去秦而歸負書擔囊空且子曰聖

人之治天下使菽粟如水火也史記曰虞卿躡蹻擔簦說趙孝成王徐廣曰躡蹻
履也韓詩外傳曰田子方謂魏太子曰貧賤可以驕人矣志不得則受履而適

秦楚耳安往而
既而分虎出守以囊被見嗤持斧作牧以甚

意
故以興謗
翰曰漢儀郡國銅虎符囊衣袋也嗤笑也持斧謂諸侯有功賜以斧鉞得專征伐也主吉為益州刺史好事車馬衣服及

去職不過囊衣而已馬援為交趾太守出薏苡可治瘴氣遂取一車將還時人以為南土珍怪因而流謗也此謂雲為始興太守而被解落也善曰分虎已見上文漢書曰暴勝之持分逐捕盜賊周禮曰八命作牧范曄後漢書曰吳祐父恢為南海太守欲殺青簡以寫經書祐諫曰今大人踰越五嶺遠在海濱其俗誠陋然舊多珍怪上為國家所疑下為權戚所望此書若成則使之兼兩昔馬援以薏苡興謗王陽以衣囊微名嫌疑之間誠先賢所慎也

為虜見獄吏之尊除名為民知并曰之逸

銑曰古得罪之人皆着赭衣虜獲也

言其執法者所獲也下獄之時畏其執法之吏而尊之除名謂除其官爵以為凡人也并曰謂操春級之事而以為逸樂善曰隲書賈山上書曰蔡赭衣半道羣盜滿山又曰人有上書告周勃欲反下廷尉勃恐不知致辭勃以千金與獄吏獄吏迺書牘背示之曰以公主為證勃既出曰吾嘗將百萬軍然安知獄吏之貴也孫盛晉陽秋曰劉弘顧望除名為民東觀漢記曰馮翊通廢於家娶北地任氏女為妻忌不得畜媵妾兒女常自操井曰也

百年上

壽既曰徒然如其誠說亦以過半亂離斯瘼

莫

欲以安歸

向曰徒然空言也誠信也雲以上壽百年為空言縱是信說亦年已過半矣亂離東昏侯作亂也瘼病也安歸不仕也善曰莊子盜跖謂孔子曰人上壽百

歲中壽八十毛詩曰亂離瘼矣爰其適歸薛君曰瘼散也

閉門荒郊冉離寒暑

濟曰野外曰郊離經也寒暑冬

夏也善曰閉門已見兼以東臯數畝控帶朝夕關外一區

悵望鍾阜良曰臯澤也控引也帶繞也朝夕謂海也乃陽齊門外也一區謂雲宅悵望失志貌鍾阜鍾山善曰秋興賦曰耕東臯之沃

壤輸黍稷之餘稅勢少已見江賦漢書楊僕上書曰取雖室無趙女而門

多好事翰曰趙女歌舞妓也好事謂相知者善曰楊惲與孫會宗書曰

事者載酒肴祿微賜金而歡同娛老同歡娛言我祿則微薄賜金然

從遊學也善曰賜金娛老謂折艾燔枯此焉自足籍坐也枯乾魚

歡娛同之善曰張景陽詠史詩折艾燔枯此焉自足籍坐也枯乾魚

善曰謝承後漢書曰鄭荀字次都釣魚大澤折艾而坐陛下應期萬世

以蒲薦肉熟瓢盈酒琴書自樂焚枯已見應璩百一詩陛下應期萬世

接統千祀千景附八百不謀銳曰陛下謂梁武也祀年也謂應萬

茶邑詩序曰
暮宿河南悵
望許慎曰鍾
山北陸無日

心八百諸侯不謀而同會于孟津也景影也言天下之人如影之附於身亦猶
武王矣善曰莊子曰萬世之後而遇大聖知其解者是旦暮遇之也漢書曰
馬談曰今天子接千歲之統周書曰湯放桀而歸於亳三千諸侯大會然後即
天子之位又曰武王將渡河中流白魚入于王舟主所取出侯以祭不謀同辭

不期同時一朝會武王

臣賈

善本作

等離心功斬同德泥首在顏

與棺未毀締構草昧敢叨天功

向曰賈隙也離心謂如紂臣離心離

同德言不能為梁立功故慙之降者泥首與棺以歸命也顏面也言泥猶在面

棺猶未毀締結構成也草昧謂初也叨貪也天功天子之功也善曰尚書武

王曰受有億兆夷人離心離德子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張溫表曰臨去武昌

庶得泥首闕下與棺即與觀也已見潘安仁贈陸機詩締構草昧並已見上文

右氏傳介之推曰竊人之財猶獄訟謳歌示同民志而收器大名

謂之盜況貪天之功以為己力獄訟謳歌示同民志而收器大名

一朝惣集顧己及躬何以臻此濟曰獄訟之事與歌謡皆歸於梁

璋也惣集謂集於身言見任用也躬身臻至也自顧其身不堪至此大官

善曰獄訟謳調已見上文莊子曰語大功立大名此朝廷之士也左傳仲尼曰

惟名與器不可以假人政當以接閉白水列宅舊豐良曰吳漢與光武同居白

邑雲與梁武居止相近忘捨講之尤存諸公之弗負良曰初光武學長

故云也善同良注留上待講竟乃談話及帝登位駕幸栢第問曰得無去我講乎

也上物學長安賢者往來南陽資用乏與同舍生韓子合錢買驢令從就

以給諸公之

青紫豈待明經

翰曰古人明經而取青紫如俯拾地芥言今不待明經而得也善

曰明經拾青

日雲

謝中

夫銓衡之重關諸隆替遠惟則哲在

帝猶難

銓曰銓衡所以平輕重關猶存也替廢也各錄云知人則哲惟帝其難言吏部之任難遠思之自知不可也

善曰陸機顧譚誄曰

遷吏部尚書才長於銓衡而綜核人物也尚書各錄曰

漢魏以降達識

繼軌雅俗所歸唯稱許郭

向曰繼軌言達識者多然所稱者惟許郭林宗能超拔人士而用之也善

曰孫綽子或問雅俗曰判風流正位分涇渭殊流雅鄭異調題帖分明標榜可觀斯謂之雅俗矣范曄後漢書曰郭泰字林宗性明知人好獎訓士類其獎

拔士人皆如所鑒又曰許劭字子將少峻名節好拔士人倫多所賞識故天下言拔士者咸稱許郭也

拔十得五尚曰比肩

善曰習鑿齒襄陽耆舊傳曰龐統為郡功曹性好人倫每所稱述多過其中時人怪問之統曰方欲興長道業不美其談即聲名不足慕企不足慕企即為

善者少今拔十失五猶得其半而可以崇邁世教使有志自厲不亦可乎戰國策曰淳于髡一日而見七人宣王曰寡人聞千里一士是比肩而至也今子一

朝而見七人其餘得失未聞偶察童幼天機暫

善本作

發

不亦衆乎

顧無足算

良曰其餘謂許郭之外未聞得失也偶有鑒察童幼之異天然自知無足稱數也善曰魏志曰主脩識高柔於弱冠與王基

於童幼天機已見文賦論語曰斗筭之人何足算也

在魏則毛玠公方居晉則山濤識重

以臣況之何遼落

朝曰毛玠魏尚書典選舉用公方清正之士山濤晉吏部尚書亦取正直之人以我比二賢一何遼落而

不相及也

善曰世說表彥伯曰

齊季陵遲官方淆亂

銑曰季末也陵遲零

江山遼落居然有萬里勢也

落也官方謂三政淆亦亂也善曰陵遲

鴻都不綱西園成市

善曰華嶠後漢

已見上文莊子曰是非之塗樊然淆亂

書曰元和元年置鴻都門學其諸生皆勅州郡三公舉用辟召或出為刺史太守入

為尚書侍中乃有封侯賜爵者士君子皆恥與為列焉漢記曰靈帝即位太后臨

朝於西園賣官自關內侯以下入錢各有差

向同善注金章有盈筭之談華貂深不足之

歎濟曰金章印也筭謂盛衣器華貂侍臣之服飾也

善曰金章盈筭未詳

虞預晉錄曰趙王倫篡位侍中常侍九十七人每朝小人滿庭貂蟬半座

時人謠曰貂

草創惟始義存改作恭已南面責成斯在

不足狗尾續

創造言初造國政當存改敝風天子南面恭已而已選任賢能責成於此尚書

善曰論語子曰舜夫何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淮南子曰人主之術責成而不

白曰鴻都學府也
不綱謂無綱紀也

勞勞豈宜妄加寵私以乏王事附蟬之飾空成寵章早求之公

私授受私授受父失翰曰言不可以私思而加尊寵關王事侍中之冠飾以黃金附蟬寵章珪章也無材而蒙此者於公則失授於私則

失受善曰董巴輿服志曰侍中中近世侯者功緒參差或足食

關中或成軍河內銑曰緒業也參差不齊也蕭何留守關中常以食給漢王即位封鄼侯也寇恂守河內收租四百萬石轉

給光武軍光武即位封雍奴侯皆言有功而封或制勝帷幄或門人加親向曰高祖

帷之中決勝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可封留侯光武即位拜鄼禹為前將軍詔曰孔子云自吾有固門人益親可封為鄼侯或與時

抑揚或隱若敵國濟曰漢叔孫通以抑揚禮教拜稷嗣君後漢吳漢為將帝使人視之方見作攻具帝曰強人意隱若敵國

封廣平侯或策定林禁中或功成野戰濟曰安帝時鄧騭定策禁中封上蔡侯曹參有野戰之功

封平陽侯或盛德如卓茂或師道如相榮濟曰卓茂為密令蝗蟲不入境光武即位

慕盛德封德侯相榮為明或四姓侍祀已無足紀善曰應劭漢官典職帝師拜尚書善同濟注

善同濟注

家訓曰漢明帝時外戚有樊氏郭氏陰氏馬氏是為四
姓謂之小侯者或以侍祠非列侯故曰小侯齊同善注五侯外戚且非舊

章早而臣之所附唯在恩澤良曰漢元后弟王崇譚商鳳根皆以外戚之重而封侯是名五侯言此非漢本約故

云非舊本約故云非舊章漢有恩澤侯無功勳但以恩澤而封侯言我今封在於此善曰五侯王氏也已見上文漢書恩澤侯表曰公孫弘自海瀕而登

宰相寵以列侯之爵既義異疇庸實榮乖儒者雖小人貪幸豈獨

無心翰曰疇酬庸功也言我無功可酬又非儒德雖小人之性貪幸爵祿豈獨無愧於心者哉善曰陸機高祖功臣頌曰帝疇爾庸後嗣是

膺臣本自諸生家承素業門無富貴易農而仕銑曰諸生謂朴素之業也仕謂祿以代農故曰易農善曰東觀漢記曰相者謂班超曰

祭酒布衣諸生耳董仲舒仕不遇賦曰若不反身於素業莫隨世而轉輪東方朔

戒子書曰飽食安步以仕易農乃祖玄平道風秀世爰在中興儀刑多士位

裁元凱任止牧伯向曰玄平范雲高祖之父也道風謂妙達玄理秀出也中興謂東晉也刑法也多士衆一裁戔也元凱八元八

凱皆堯之賢臣也言遠祖之任戔於元凱止及刺史而已牧伯謂刺史善曰晉中興書曰范汪字玄平善言玄理為吏部郎徙吏部尚書徐充二州刺史也

中興元帝也尚書郎古元凱也刺史即古牧伯也左傳太史克曰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蒼舒隤散壽域太臨左降庭堅仲容叔達謂之八凱古向辛氏有才子

八人伯奮仲堪叔獻季仲伯高祖少連夙秉高尚濟曰秉執也高尚不仕也善曰王

虎仲熊叔豹季雍謂之八元僧孺范氏譜所富者義我所乏非善本作時濟曰富義謂富於道也

曰汪生少連善曰富義謂殷于木已見魏薄宦東朝謝病下邑濟曰東朝謂

時善曰富義謂殷于木已見魏都賦漢書文帝曰惜李廣不逢時諮議郎也下邑所居善曰王僧孺先志不忘愚臣是庶且去歲

范氏譜曰少連太子舍人餘杭令冬初國學子之老博士爾善本今茲首夏將亞豕司良曰先

祖隱逸之志將庶幾不忘之亞次也善曰劉璠梁典曰齊永元初雲為廣州

刺史因廢家居久之為國子博士梁書曰天監元年雲遷散騎常侍吏部尚

書雖千秋之百九遷荀爽之十旬遠至方之微臣未為速

達翰曰車千秋自困寢郎論房太子事一日起九級至大鴻臚荀爽聞董卓

輔政逃避吏持之急不得去行至宛陵徵為光祿勳已而又拜司空從徵

時及發台司經九十五日言此二臣雖無識唯利是視至於虧名

人之達不足比於我也善同翰注

損實為國為身知其不可不敢妄冒

銑曰言雖無識好利至於名實不當損國弃身亦知不可故不

敢欺冒而進達也

善曰尚書

陛下不弃菅

荊

怪

愛同絲麻

向

伊尹曰臣為上為德為下為民

管蒯草名可以為索雲自喻也言不以我下材而垂愛與絲麻同也絲麻喻堅

良也善曰左氏傳君子曰詩云雖有絲麻無弃菅蒯雖有姬姜無弃樵悴

儻平生之言猶在聽覽之頃心素志無復貳辭

濟曰平生言謂與帝相知

之時有隱逸之言聽覽猶耳目也無復貳辭謂將不移平生之言也

善徵

曰嵇康幽憤詩曰內負宿心王隱晉書甄彬奏曰不宜違人之素志

臣所乞特迴寵命則舜章早載穆微物知免

善本作表字

臣今在

假不容請省不任荷懼之至謹奉表以聞

善本有臣雲誠惶以下六字良曰乞

請也言哀我所請迴此尊寵之命於常法則和穆也微物蓋雲自謂也免謂免咎責也

為蕭楊州作薦士表一首

銑曰蕭遙光為楊州刺史齊建武初有詔舉士故以此表

薦琅邪王暕及薦王僧孺

善曰齊

始安王遙光為楊州刺史餘同銑注

任彦昇

臣王三言臣聞求賢暫勞垂拱永逸

濟曰任昉為始安王作表故本集云王三言撰集者因隨舊

文而錄之言求賢人雖暫勞得而任之則君上垂衣拱手永為逸樂善曰呂氏春秋曰賢主勞於求人而佚於治事

方之疏壤取

類道

向曰疏通導引也通壤引川則溺者安任賢用能則亂者理善曰孟子曰舜使禹疏九河禹掘地而注之海國語太子晉曰伯禹

疏川導

伏惟陛下道隱旒纁信充符璽

濟曰旒以蔽視纁以塞聽言天子之道潛隱而

滯也

信滿四外如符璽焉充滿也符璽印也

善曰老子曰大象無形道隱無名河

上公注曰道潛隱使人無能指名也大戴禮曰孔子曰古者統而前旒所以蔽明也旒統塞耳所以掩聰也統古冕字統古纁字

六飛同塵五讓高世

音義並同莊子曰聖人治天下為符璽以信之

良曰言今塵迹與之同

善曰漢書爰盎謂文帝曰陛下有高世之行三陛下

從代乘六乘傳馳不測之淵雖貴育之勇不及陛下陛下至代邸西向讓天子

者三南向讓者再夫許由一讓而陛下五以天下讓過

白駒空谷振路鳥

許由四矣又曰今陛下騁六飛馳不測同塵已見上文

在庭

翰曰白駒賢者所乘空谷言賢人出仕而谷空也振衆也鷺白鳥也以喻潔白之士在庭謂在王庭善曰白駒已見相老子薦誰元彥表毛

老子曰和其光同其塵

利康譜便論曰
千金之裘非一狐
之腋

詩曰振鷺于飛于彼西猶擢隱鱗上祝藏器屠保銑曰隱鱗謂君

下祝謂嚴君平也藏器謂藏治國之器也屠謂木公屠牛於朝歌保謂伊尹為

酒家傭保善曰司馬遷書曰僕之先人文史星歷近乎卜祝之間易曰君子

藏器於身待時而動鷗冠子曰伊尹酒物色關下禾莠衣河上善曰列仁

保木公屠牛皆海內荒亂立為世師尹喜內學老子西遊先見其氣知真人當過物色而遮之果得老子晏子曰治

天下若委裘用賢委裘之實相公聽管仲而趙襄子信王登此之謂委裘然委

裘謂用賢也神仙傳曰河上公莫知其姓名也非取製於一狐諒求味

常讀老子道德經漢孝文帝駕從而詣之於兼采濟曰製裘非一狐之皮求美必兼采衆味論為國者信資衆賢而

於兼采善曰一狐已見上文張璠易注序曰蜜蜂以兼采為味也而

善本無五聲倦響九工是詢良曰木禹治天下以五聲聽理三官也詢

而字子倦以聲聽故問於寢義善本作議字廟堂借聽輿卓翰曰廟堂謂貴

九官善同良注言寢息卿相之議借聽微賤之言善曰說苑晉東郭氏曰肉食者失計於廟

堂藿食得不肝腦塗地班固漢書匈奴贊曰漢興忠言嘉謀之臣相與議事於

廟堂之上左氏傳曰晉侯聽呂位任隆重義兼家邦實欲使名

輿人之誦輿卓已見射雉賦

實不違徼倖路絕

銑曰任重謂始安王楊州刺史義兼家邦謂與國為兄弟也言欲所任人皆取實材而絕徼倖徼倖

猶苟且也

善曰鄧析子曰循名責實君之事

勢門上品猶當格以清

也奉法宜今日之職也徼倖已見李令伯表也

談

向曰勢門謂權勢之門格舉也言勢門之人有清談者猶舉之善曰說苑晏子曰陂池之魚入於勢門謝靈運宋書序曰下品無高門上品無賤

族王隱晉書曰祖約清談平裁老而不倦

英俊下僚不可限以位貌

濟曰僚官也言英俊之材居於下職

豈可以位卑貌陋而不用

善曰左太

竊見秘書丞琅邪臣王暕

冲詠史詩曰世胄躡高位英俊沈下僚

年二十一字思晦下葉重光海內冠冕

良曰七葉謂自王祥以下至暕父曇首九七代

冠冕不絕故云重光而謂海內所推美也

善曰梁書曰儉子暕字思晦何之元梁典曰侍中領右驍騎王曇首字思晦太尉文憲公長子也左僕射王暕字思

寂文憲公次子也王筠為騫碑亦云騫字思晦據此及梁書明梁典及碑誤也

晉中興書曰王祥弟覽生導導生洽洽生珣珣生曇首沈約宋書曰王僧綽

曇首長子遇害子儉嗣也尚書曰宣重光晉神清氣茂允迪中和

中興書庾冰疏曰且因循家寵冠冕當世也

也言神情俊茂允蹈中和之氣善曰淮南子曰神清者嗜欲不能亂蔡洪張

錡狀曰錡資氣早茂才幹足任尚書曰允迪厥德禮曰以樂德教國子中和祗

庸孝 叔寔理遣之談彥輔名教之樂銑曰言陳俱有之善曰臧榮緒晉書曰衛玠字叔寶好

言立理拜太子洗馬常以人有不及可以情恕非意相干可以理遣故終身不見喜愠之容世說曰王平子胡母彥國諸人皆以放任為達或去衣裸體樂廣

曰名教中自有故以暉映先達領袖後進向曰暉映光明也領袖可樂此何為乃爾

晉陽秋曰裴秀有風操十餘歲時人為之語曰後進領袖有裴秀居無塵雜家有賜書濟曰塵雜謂塵俗班

彪家有賜書此言陳家亦有善曰韋昭吳書曰劉基不妄交遊門無辭賦雜賓漢書曰班彪幼與兄嗣共遊學家有賜書好古之士自遠方至

清新屬望玄遠室邇人曠物踈道親良曰近近曠遠居近親道踈物

亦善屬文清新不及機而口辯持論過之臧榮緒晉書曰阮籍雖放誕不拘禮教然發言玄遠也毛詩曰其室則迩其人甚遠尹文子曰處名位雖不肖不患物不

親己在貧賤不患物不踈己親踈養素丘園台階虛位翰曰素朴也台三

此人守於丘園則虛三公之位善本作望銑曰言使此庠序善曰養素已見謝宣遠送孔令詩庠序善曰養素已見謝宣遠送孔令詩朝萬天傾首善曰養素已見謝宣遠送孔令詩

皆傾首而欽慕善曰庠序已見上文豈徒荀令可想李公空而已哉曹植求親親表曰執政不廢於公朝

孟子曰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學則三代共之

向曰言陳繼祖父之德亦如是善曰臧榮緒晉書曰荀顗字景倩潁陽人也魏太尉或之第六子黃初末除中郎高祖輔政見顗異之曰顗今君之子也近見袁休亦曜卿之子也皆有父風范曄後漢書曰李固字子堅山漢中南鄭人司徒弟前晉安郡之子少好學四方之士多慕其風而來學京師咸歎曰是復為李公矣

侯官令東海王僧孺年三十五

善本有字僧孺三字

理尚棲約思致恬敏既

筆耕為養亦傭書成學

濟曰理謂意趣也恬靜敏達也言棲意儉約思至靜達筆耕謂以筆代耕種以取給

傭債善曰劉瓛梁典曰王僧孺字僧孺東海郢人也六歲解屬文梁興除鎮軍記室稍遷蘭陵太守卒於諮議東觀漢記曰班超家貧為官傭寫書投筆歎曰丈夫獨不効傳介子立功絕域之地以封侯安久筆耕乎東觀記耕或為研范曄漢書曰班超為官傭書以供養民志曰蘭曄字德潤會稽人父世農夫至澤好學無以資常為人傭書以供紙筆所寫既畢誦讀亦徧矣至乃集螢映雪編蒲緝柳善

檀道鸞晉陽秋曰車胤字武子學而不倦貧不常得油夏月則練囊盛數十螢火以夜繼日焉孫氏世錄曰孫康家貧常映雪讀書清介交遊不雜漢書曰路溫舒取澤中蒲截為牒編用寫書楚國先賢傳曰孫敬到洛在太學左右一小屋安止母然後入學編楊柳簡以為經良同善注先言往行

人物雅俗

翰曰言古人言行正俗無不備知善曰易曰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孫綽子或問人物曰察虛實審真偽斷成敗

定終始斯可謂之人物
甘泉遺儀南宮故事

銑曰胡廣作天子出行鹵簿帝往甘泉宮

矣雅俗已見范雲讓表
則用之名曰甘泉鹵簿鄭弘為尚書令所有

畫地成圖抵掌可述
日

補益王政者著之南宮為故事
善同銑注
張千秋為中郎擊馬九還霍光問以戰鬪方略山川形勢千秋口對兵事畫地成圖無所亡失抵掌謂擊手也
善曰戰國策曰蘇秦說趙王抵掌而言

豈直黠鼠有必對之辯竹書無落簡之謬

濟曰雷敩舉孝廉為郎光武大

會靈臺得鼠如豹以問群臣莫能知者敩對曰黠鼠也詔問何以知敩曰見爾雅詔使案之如敩言賜帛百匹人有於嵩山下得簡一枚上兩行科斗書人莫能識司空張華以問束皙曰此明帝顯節陵中策文驗之果然
善同濟注
睞坐鎮雅俗弘益已多
僧孺

訪對不休質疑斯在

良曰言睞進益於俗多曾孺有應對定疑之美質定也
善曰班固漢書董仲舒述曰讜言訪對

為世純儒太玄經曰爰
並東序之祕寶瑚璉之茂器

翰曰東序講道之藝祕寶

奇珍也瑚璉黍稷器也言二人可以為宗廟之任
善曰書曰大王夷王天球河圖在東序典引曰御東序之祕寶論語子貢問曰賜也何如子曰汝器也曰何

器也曰誠言以久廢而才實世資

銑曰信有以言而廢人其人之才實可為世之資用
善曰不以

論語子曰君子不以言舉人亦不以人廢言

人發言已見上文解嘲曰鄒衍頡頏而取世資
班固漢書翟方進述曰用合時宜器周世資
臨表悚戰猶懼未允

任下情善本有云云字

為褚諮議秦

善本有讓字

代兄襲封表一首

向曰秦南康郡公褚

淵嫡子少出外繼有庶兄貢襲爵秦既長太貢上表請歸封於秦天子許焉而秦上此表讓於貢也善曰蕭子顯齊書曰褚秦字茂緒為義興太守改封巴東郡表讓封貢子霽詔許之官至前將軍卒然此表與集詳略不同疑是彙本辭多冗長

任彦昇

臣秦言一

善本無一字

昨被司徒符仰稱詔旨許臣兄貢

本

所請以臣襲封南康郡公臣門籍勲蔭光錫士字臣

黃載世

善本作世載字

以

善本作承字

家允膺長德

濟曰司徒官名掌國邦教也勲功錫賜也士字

老子曰知足不辱知
止不殆

謂南康郡也卿大夫稱家允信齊當出言兄貴信當年長而復有德所以可承
家業 善曰肅子顯齊書曰褚淵長子貴字蔚先官歷散騎常侍上表稱疾讓

封與弟恭國語曰祭公謀父曰奕世載德韋昭曰載成也易曰開國承家而深
小人勿用左氏傳王子朝曰王后無嫡則擇立長年鈞以德德鈞以才也

鑒止足脫屣千乘 善曰止足已見上文吳都賦曰輕脫屣於千乘
良曰言才貴有止足之鑒視所封郡如脫屣從從履也

遂乃遠謬推恩近萃庸薄能以國讓弘義我有歸匹夫難

奪守以勿貳 善曰謬誤也言推此恩踈遠而誤萃聚也庸薄自謂也國讓
讓南康也弘大也言大義合歸兄也言已執匹夫之志終無

二心 善曰左氏傳公子魚
曰能以國讓仁孰大焉 昔武始迫家臣之策陵陽感鮑生之

言張以誠請丁為理屈 銑曰張純封武始侯臨終勅家承曰我無功
於時猥蒙爵土身死之後勿議傳國後光

武封其子奮嗣侯以父遺勅違詔不受有詔書下獄惶懼乃受也丁綝王恭
末以為潁陽尉降光武三為陵陽侯綝卒子鴻當嗣上書讓於弟弟不受遂

於東海為佯狂後因門生鮑駿讓之鴻乃
感悟因還就國此理屈也 善同銑注 且先臣以太宗絕緒命臣

出纂傍統稟承在茲日理絕終天永惟情事觸目崩潰

先臣謂父也大宗謂伯父宗絕緒謂無嗣也纂繼承大宗稟父在昔之命則理絕終天之哀長思此情觸目則心摧墜矣 善曰禮記曰繼別為宗鄭玄曰別子

之嫡也族人尊之謂之大宗是宗子也天道無終而云終天永訣之辭也徐廣赴謝車騎葬還詩曰潛壤既掩扉終天隔幽壤潘岳哀永逝曰今祭何兮

一舉邈終天而子不反也 若使賈高延陵之風臣忘子臧之節 善曰左傳曰

除喪將立季札辭曰曹宣公之卒也諸侯與曹人不義曹君將立子臧子臧去之遂不為也以成曹君君子曰能守節君義嗣也誰敢奸君有國非吾節

也札雖不才願附於是廢德舉豈曰能取賢 良曰宋公疾召大司馬孔父而屬殤公焉對曰羣

臣願奉馮也公曰先君以寡人為賢使主社稷若弃德不讓是廢先君之舉豈曰能賢素引此以存讓 善同良注 陛下察其丹

款特賜停絕不然投身草澤苟遂愚誠爾 翰曰停絕謂不襲封也若不見

免當投鼠草澤以遂已志 善曰丹款已見 不任 善本作勝字 丹慊之至謹

詣闕拜表以聞臣誠惶誠恐 善本作以 下二字

為范始興作立太宰碑表一首

銑曰竟陵郡王子良薨有詔追贈太

左傳曰

宰范雲是故吏上表請為子
良立碑事不行善同銑注

任彦昇

臣雲言原夫存樹風猷沒著徽烈既絕故老之口必資

不刊之書

尚曰猷道徽美列業刊削也言風教道德宛當著其美業故老既沒必資於銘記不可削除故云不刊也善曰尚書曰彰善癉

惡樹之風聲應璩與王將軍書曰雀鼠雖愚猶知徽烈西征賦曰非惟奉明
邑號千人評諸故老造自帝詢杜預傳序曰左丘明受經於仲尼以為經者不

刊之而藏諸名山則陵谷遷貿府之延閣則青編落簡

濟曰遷移貿易也延閣書府也言著書藏名山則恐山谷移易置諸書府則復編簡殘毀言不如立碑之長久也善曰司馬遷書曰僕誠以著此

書藏諸名山毛詩曰高岸為谷深谷為陵劉歆七略曰孝武皇帝勅丞相公

孫弘廣開獻書之路百年之間書積如山故內則延閣廣內秘書之府又
曰尚書有青
絲編目錄然則配天之迹存乎泗水之上素王之道紀於

沂川之側

善曰漢書平紀曰郊祀高祖以配天酈善長水經注曰泗水南有泗水亭漢高祖廟前有碑延熹十年立云永語南宮陽叔曰

孔子生於衰周讚明易道以為法或者天將欲素王之乎何其盛也
也沂水南有孔子舊廟漢魏以來列七碑二碑無字良同善注
禮記中庸子謂子
夏曰事夫子於洙
泗之間退而老於
西河之上使西河
人疑於夫子

孔子生於衰周讚明易道以為法或者天將欲素王之乎何其盛也
也沂水南有孔子舊廟漢魏以來列七碑二碑無字良同善注

師之義擬迹於西河

翰曰子夏事夫子於洙泗之間是崇師退居西河
西河之人皆疑之以為夫子是擬迹也 善曰七

略西河燕

尊主之情致之於堯禹

銑曰伊尹取其君不如堯舜是尊
主今言禹者變文也 善曰尊主

謂伊尹也取其君不如堯舜已見曹
子建通親親表禹亦聖帝故連言之

故精廬妄啓必窮鵠勤之盛

君長一城亦盡刊刻之美况乎甄陶周名孕育伊顏

精廬

謂寺觀也一城謂牧宰言寺觀之開牧宰之美猶尚刊勒碑頌况貢陵王有周
公召公之化伊尹顏回之德而不立銘記也 善曰東觀漢記曰王阜年十一

辭父母欲出精廬以尚幼不見聽刑州圖曰陰令劉喜魏時宰縣雅好傳古教

學立碑陳寔別傳曰寔卒蔡邕為立碑刻銘然寔為太丘宰故曰一城也周

公召公伊尹顏回也典引

故太宰貢陵文宣王曰某與存與亡

則義我刑社稷嚴天配帝則周公其人

濟曰社稷之曰主在共理

義理形見是社稷曰也嚴尊也然尊主配天則與周公同功也 善曰漢書文

帝即位絳侯為丞相爰奏進曰公相何如人上曰社稷曰益曰絳侯所謂功

對書曰千而摘

之時序

謝表後復書曰

鄭致字以都今

書自樂

論語曰原景公有

馬千則死之日以與

得而稱

臣非社稷臣社稷臣主存與存主亡與亡如淳曰人主在時與共治在時之事不以主亡而不行其政令也孝經子曰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體國端朝出蕃入守進思必告之

道退無苟利之專

良曰體國謂為政化之體以正朝廷出蕃謂為刺史也入守謂為司徒也進用忠以告君之美道退

不苟且於利以專擅其事善曰尚書曰爾有嘉猷則入告爾后于內公羊傳曰大夫出境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者則專之可也左氏傳曰子產曰苟利

杜稷死

生以之五教以倫百揆時序

翰曰五教謂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倫理揆度也百事皆有次序善曰尚書帝

曰契汝作司徒敬敷五教五教在寬百揆已見上文

若夫一言一行盛德之風琴書藝業述

作之義

善本作茂字銑曰謂人有一言一行之善者藝道藝也述作謂著文章以述明聖之義善曰孟子曰舜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

沛然莫之能禦也易云日新之謂盛德琴書已見上文禮記曰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明聖者述作之謂也

道非兼濟事止

樂善亦無得

善本作而字

稱焉

向曰言小才能之人非大道兼濟之事且獨樂一善者亦不得可稱而況大者乎

善曰周易曰智周萬物而道濟天下東觀漢記曰上常問東平王蒼曰在家何業最樂者蒼對曰為善最樂上嗟歎之無

人之

云云忽移歲序

善曰詩曰人之

善曰詩曰人之

鳴鴉東徙

公東征

管蔡作鴟鴞詩以遺成王今子良有代宗之義而帝亦嫌焉故假鴟鴞之東

徙以喻焉松檟木名言成行者明年月深遠也善曰言成王未知周公之意類

鬱林之嫌子良而周公有居攝之情由于良有代宗之議故假鴟鴞以喻焉

均齊春秋曰鬱林王即位子良謝疾不視事帝嫌之又潘敞以仗防之子良既

有代宗議憂懼不敢朝事而子良薨毛詩序曰鴟鴞周公救亂也成王未知周

公之志乃作詩以遺王名之鴟鴞焉說苑曰梟與鳩相遇鳩曰子安之梟曰我

將東徙鳩曰何梟曰西方之人皆惡我聲鳩曰子鳴於是鳴鳩曰子

改鳴則可不改子鳴雖東徙猶惡子也左傳伍子胥曰樹吾墓檟

六府臣

僚三藩士女

良曰僚官也

善曰蕭子顯齊書曰子良為輔國將軍征虜

將軍竟陵王鎮北將軍征北將軍護軍將軍斯謂六府子

良又為會稽太守南徐州刺史

人苦田油素家懷鈇筆

翰曰蓄積也

又南兖州刺史斯謂之三藩也

粉筆也所以理書也善曰油素已見吳都賦

瞻彼景山徒然望慕

葛篋與梁相牋曰曹褒寢懷鈇筆行誦文書

昔晉曰氏初禁立碑

翰曰景謂景行謂高山仰止也言藩府士女皆積懷

素筆瞻望王之景行空然思慕願欲立碑善曰景

山謂墳也毛詩曰陟彼景山劉楨贈五官中郎將詩

曰望墓結不解尋令曰諸葬者不得作祠堂碑石獸

魏舒之云亦從班

例善本作列而阮略既泯故首冒嚴科為之者竟免刑戮置

善本作之者反蒙嘉歎銑曰晉時令諸墓者不得作碑而司徒魏舒死特賜之碑阮德規為齊國內史風化大行卒於

郡郡人欲為立碑時官制嚴峻不許立齊人思之因與冒禁立碑詣關至請罪朝廷聞之尤歎美其惠泯滅也為謂作文者置立也善同銑注

於道被如仁功參微管本且在常均之外向曰被及也孔子謂管仲曰如其仁又曰

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言人有大功如管仲者則宜在尋常均禁之外善曰如仁微管並見上傳季友修張良教故太宰淵永

相疑親賢貝並軌即為成規乞依二公前例賜許刊立濟曰

田及豫章王宣儼並謂立碑軌迹也言竟陵王賢與褚同迹親與嶷同規請為立碑以依二公之例善曰褚淵碑即王儉所制蕭子顯齊書曰豫章文

獻王嶷字宜儼薨贈丞相南陽樂藹為建立碑第二子恪託沈約及孔稚珪為文寧容使長相字原稚蘇

罔識其狀示駐蹕畢長陵輜由軒不知所適良曰九原晉大夫葬地稚蘇采薪人

也禁謂不許也駐蹕止行也長陵蕭何曹參陪葬之所和帝詔曰嗟望長陵見二臣之隴每有感焉輜軒使車也使采異方之言無碑使無問善曰九

原已見上文戰國策齊觸謂齊王曰秦攻齊今曰之者去於下季墓五十步
推採者罪死不赦東觀漢記和帝詔曰高祖功日蕭蕭當為苦朕望長陵東
門見二臣臣里閭孤賤才無可甄值齊網之弘弘賓客之禁
之隴感焉

策名委質忽焉二紀翰曰閭里門也孤賤范雲自稱也甄明弘太弛廢

委質事太宰已經二十四年善曰范曄後漢書曰建武中禁網
尚寬諸王既長各招引賓客左氏傳孤突曰策名委質其貳乃辟慮先太馬

厚恩不荅而敝善本作惟毀蓋未辱螻蟻
弊字善曰列女傳曰梁寡

早死先犬馬埴溝壑虞貞節曰人受命於天而命長犬馬受命於天而命短妾之
夫反先犬馬死矣禮記仲尼曰吾聞之弊惟不棄為埋馬也弊蓋不棄為埋

狗也戰國策安陵君謂楚王曰犬馬臣願得式黃泉善曰列女傳曰梁寡
延叔堅戰國策論曰為王先用埴黃泉為王作蔭以御螻蟻珠襦玉匣

遽飾幽泉銑曰敝惟不棄用以埋馬敝蓋不棄用以埋犬蔭藉也螻蟻
蟲名雲自方犬馬故云此也漢法侯王葬皆用珠襦玉匣襦

衣屬匣笥屬以珠玉飾之言我常恐先死不得報恩誰知我未藉螻蟻而太
宰已在幽泉善曰西京雜記曰漢帝及諸侯王送死皆珠襦玉匣匣形如
鎧甲連以金縷皆鑊為交龍鸞鳳龜龍之形所謂交龍王匣
陛下弘獎名教不隔微物使臣得

駿奔南浦長號北陵

良曰弘太將勸也隔謂蔽塞也微物雲譙言也駿大奔走也南浦迎喪處也北陵謂晉陵王葬

處善曰南浦迎喪北陵送葬

既曲逢前施實仰觀後澤儻驗杜預立峴

作山頂

之言庶存馬駿必拜之感

清曰前施謂先許送葬也觀幸也後澤者謂望許立碑也杜預好

立身後之名作碑叙平吳之功立於峴山扶風王司馬駿都督涼州諸軍事後薨吏人為立碑長老者見之無不拜也言其人遺愛如此善同濟注

臨表悲懼言不自宣

善本有目誠厚以下五字

文選卷第三十八

1